



下册



# 可 多少爱 钱一斤

栖见

著

初栀十分认真地看着陆嘉珩：

『如果你哪天不想工作了，就跟我谈。』

陆嘉珩挑眉：『你就养我？』

初栀一本正经道：

『我就给你做思想工作。』



下册



# 可 多少爱 钱一斤

栖见

著

初栀十分认真地看着陆嘉珩：  
『如果你哪天不想工作了，就跟我说。』  
陆嘉珩挑眉：『你就养我？』  
初栀一本正经道：  
『我就给你做思想工作。』





## 第十章

### 陆嘉珩的味道

转眼春节，初栀到底跟着父母去了南方过年。

倒是也没去海南，初栀的爷爷奶奶在南方一个二线城市养老，郊区买了块地，前院圈出一块菜地，后院出去走一段有片小湖，不知道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

初栀好久没来过南方了，这边天气阴冷，外面零度屋里面零下一度，初栀又有点娇气，开了空调觉得有点干燥，不开又靠颤抖发热，适应了好几天才渐渐习惯了。

北方那边一到冬天什么江河湖都结厚厚的冰，更别说叶子了，光秃秃屁都没有，上面还压着雪。初栀来的时候还不怎么情愿，来了以后很快就新鲜起来，高兴到把陆嘉珩暂时忘到脑后去了。

三十那天晚上，一家人吃饺子看春晚，初栀才偷偷摸摸地揣着手机跑到屋外，两个人久违地视了个频。

初栀谈起恋爱来其实有一点黏人，平时也是因为他工作感觉时间过得真的好慢，她觉得自己应该懂事一点。

可是懂事久了，心里偶尔还是会有一点郁闷，不怎么严重，就轻轻淡淡的，但是也确实会有就是了。

大年三十晚上九点半，初栀穿了个大衣站在外面，举着手机一蹦一跳的，

陆嘉珩一接起来，就听见她高兴地叽叽喳喳：“陆嘉珩！新年了！”

他那边很安静，没什么杂音，背景是巨大落地窗后的夜幕中璀璨的城市街道。

他穿着白衬衫，安静地看着她，唇边带着笑，灯光下皮肤很白，衬得一双桃花眼又清又黑，连带着眼下细细卧蚕下面的阴影也格外明显。

“嗯，新年快乐。”他的声音依旧低磁，只有点哑。

初柅欢快的表情不见了，整个人也安静下来。

她愕然：“你现在还在公司？”

陆嘉珩长睫微垂，敛下了一点疲惫，抬手，中指指尖轻揉了下眉骨：“马上回去了。”

“陆嘉珩——”现在是大年三十。

已经晚上九点多了，你为什么还在公司？

别人家都在一家人高高兴兴吃饺子看春晚放礼花呢。

镜头动了动，他似乎是把手机放在了桌面上，不知道立在了哪里，桌面上一个拆开了的杯面杯子出现在镜头里。

初柅鼻子一酸，开始后悔自己这年没留下来过。

她吸了吸鼻子，原本要说些什么都不记得了，话到嘴边就变了样子：“我好想你啊。”

她声音低低的，她轻轻重复了一遍：“我好想你啊，我想回家。”

陆嘉珩一怔，抬起眼来。

视频里的少女只穿了件大衣，没扣扣子，身后的灯笼火红通亮，映得她脸颊红扑扑的，看起来十分精神可爱，只是那双琉璃似的剔透的眼此时却湿漉漉的，轻轻咬住下唇，微微撇着嘴，像是在委屈地撒娇。

那一刹那，陆嘉珩差点就去订机票。

他真的想把她拖进怀里，亲亲她，抱抱她，听她缩在自己怀里，黏黏糊糊地跟他说话。

想把她藏起来，绑在房间里，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让她在自己的视线之中。

他敛睫，遮下了一点暗色的狼狈，轻轻笑了一声：“想我便秘？”

“……”

他不提起来，初栀都快忘了。

他还挺记仇。

“陆嘉珩，你作为男人，不要那么小肚鸡肠，”初栀很认真地教育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尤其是对女朋友，她无论说什么都是对的，你要大度一点。”

陆嘉珩眉微挑，往椅子里面一靠，似乎想笑：“你说得对，是我错了。”

见他态度如此端正，初栀满意了。

然而她当时只是随口一句，虽然已经道出她内心深处最热切的诅咒，但是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他还记得这茬，还跟她提起来了，看起来是非常在意。

莫不是怨念太深，诅咒成真了？

这个念头在脑海中产生，初栀犹疑地看着他，想了想又实在忍不住，有些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你后来真的便秘了吗？”

陆嘉珩：“……”

挂了视频，陆嘉珩整理了东西，人回了老宅。

陆泓声往年过年都是带着妻儿出国去的，今年也许是感受到压力和威胁，留在了帝都。

或许是因为他终于意识到，即使陆老爷子现在只剩下他这么一个儿子，继承人也不一定就是他，急需一点讨好和孝心。

不过跟初栀待在一起时间久了，陆嘉珩更愿意把人和事都往好的方面想，比如说他没准儿是良心发现了呢。

他几个月没回过家，陆嘉懿看起来比上次又高了一点儿，小朋友噤噤地跑过来，脑袋仰得高高的，小手举着想要他抱，又马上缩回去了。

陆嘉懿圆溜溜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皱起了秀气的小眉头：“哥哥瘦了。”

陆嘉珩犹豫了一下，试探性地垂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陆嘉懿愣愣的，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好高兴地看着他，乌黑的眼睛亮晶晶的，微微踮着脚，脑袋小心翼翼地蹭了蹭他的手心。

陆嘉珩不自然地别开眼，收手，淡淡道：“进去吧。”

小男孩开心得摇头晃脑，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他后面奶声奶气、口齿不清道：“哥哥今天回来了。”

“哥哥想懿懿了吗？”

陆嘉珩没说话，听着他自顾自肯定地点点头，兴高采烈地重复：“哥哥想懿懿了。”

“懿懿也想哥哥。”

“……”

那一瞬间，男孩子的身影和某个少女重叠在一起，陆嘉珩觉得他身边的小朋友们，是不是一个个都是小鹦鹉？一开心起来就都喜欢说话的？

陆嘉珩停下脚步，垂眼：“你想我？”

陆嘉懿点了点头。

陆嘉珩侧头，语气没什么情绪波动：“陆嘉懿，我对你好吗？”

陆嘉懿小脑袋点得像小鸡啄米：“好的，”他抓了抓自己脑瓜顶上的头发，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高兴地说，“哥哥摸了懿懿的头！”

“……”

陆嘉珩哑然。

他身边的小朋友，也都这么容易满足。

好像很小的一件事情，就可以让他们开心起来，像是人生从来没有阴霾一样，即使遇到不高兴的事情，也很快就会过去，让人不忍心在他们无瑕的灵魂上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让人想虔诚地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璀璨美好的东西，全部捧到他们面前。

陆嘉懿在他面前乖乖地站着不说话，陆嘉珩垂着眼在一楼站了一会儿，再一抬眼，刚好看见陆泓声从楼上下来。

他看着他的表情有些复杂，像是第一次认真地审视他一样：“刚回来？”

陆嘉珩抬了抬眼皮子，无所谓地勾唇：“公司里的电脑性能好，打游

戏不卡啊。”

陆泓声没说话了，陆嘉珩上楼，擦身而过的瞬间，他叫了他一声：“阿珩，无论你怎么恨我，你我始终是父子。”

陆嘉珩脚步一顿。

男人的声音有点沉，干巴巴的，情绪里带着某种语重心长又意味深长的东西：“我拥有的，以后也都会是你的。”

陆嘉珩垂下眼去，轻轻笑了一声。

还有什么好期待的？

有些人果然是让人没办法往好的方向想。

陆嘉珩背对着他站在比他高两级的楼梯上，漆黑的眼微微挑起，目光锐利冷淡，薄唇扭出一个似笑非笑的刻薄弧度：“你没办法拥有的，以后也会是我的。”

陆嘉珩在老宅待了两天。

大年初二一大早，陆老爷子终于抓到他了。

彼时爷孙二人坐在老爷子的茶室里，一人把着一边儿椅子，老爷子正在逗鸟，那鹦鹉抓着雕花木椅把手，尖利的喙温柔地啄了啄老人的手指，用脑袋蹭蹭他的手心。

老人随手捏了片胡萝卜喂它：“之前跟你说的，考虑过了没有？”

陆嘉珩垂着眼，没说话。

陆老爷子多了解他：“不想去？怎么着，跟我无声地抗议上了？你这两天躲着谁呢？我上哪儿你溜得比二狗还快。”

陆嘉珩眉心微拧，有点无奈：“爷爷——”

陆老爷子单手举起，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你为什么，你那个小女朋友是吧，宁可体育不清考了也要陪人家上‘思修’那个？”

陆嘉珩还是不说话。

陆老爷子也拧着眉看着他，这个表情爷孙俩一起做起来，有种迷之神似，老人微微眯起眼来打量了他好一会儿，表情看起来又严厉又好像还带着一

点奇异的高兴：“让你出去读个书，又不是让你跟人家小姑娘分手从此以后老死不相往来了，一两年就回来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分不清轻重缓急？你是打算当一回周幽商纣？”

陆嘉珩垂着眼坐在旁边，良久没说话，半晌，才缓声平静道：“不行。”

陆老爷子：“……”

陆嘉珩软趴趴地瘫坐在椅子上，长腿大咧咧地前伸出去，手肘撑在椅子扶手上，单手托着下颌：“一两年也不行，一两年太久了，她很黏人，三天没见到我就想我想得不行，会想到哭，我心疼，我舍不得。”

陆嘉珩侧头凉凉瞥了旁边的老人一眼：“到时候她哭起来我不在，您帮我哄吗，毕竟是您未来的孙媳妇儿，您也是要负责的。”

陆老爷子：“……”

陆家的家庭关系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简单的地方无非就是狗血烂一套，常说电影电视剧都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有些时候狗血剧还真的不一定能高于生活。

陆嘉珩中考那年，陆泓声资助了一个大学生。

姑娘爱学习，成绩又好，名校大学生，文静漂亮。可惜家里条件不好，陆泓声资助她，也就寄宿在他们家，顺便给陆嘉珩做了家教。

陆嘉珩从小就不是个好相处的小朋友，而且那个时候正处于中二期。

刚开始，他对自己这个兼职家教是没抱有什么好感的，结果相处下来，发现她安安静静的，倒也不那么讨厌。

就这么平安无事地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也就差了四五岁，亦师亦友，又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后来熟悉了，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还挺好的。

后来，陆嘉珩母亲去世，这资助生兼职小家教也到了，哭得梨花带雨，我见犹怜，跟面前躺着的是她妈、她媳妇儿一样。

再然后，陆嘉珩休学，他母亲百日忌日没过，兼职小家教怀孕了，孩子八周大。

八周。



他母亲尸骨未寒，他已经有了一个同父异母八周大的弟弟。

她在葬礼上跪着哭得真情实意的时候。

上一位女主人百天忌日还没过，陆家新的女主人已经光明正大地睡在了她的床上。

陆嘉珩想不明白陆泓声到底有什么可图，值得一个甚至和他年龄相仿、未来无限可能的女孩子绞尽脑汁爬上他的床，除了一副人模狗样的皮囊和钱。

她还不如来勾引他呢，不就是想要钱，他也有啊。

十六岁的少年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人在欲望和金钱面前，原来真的可以丧尽一切良知与人性。

从那以后，陆嘉珩的日子过得一直有点荒唐。

陆老爷子年轻的时候雷厉风行太多年，到了晚年反而变得十分佛系，儿子眼界极窄，能力平庸，老爷子甚至已经做好了以后景恒不姓陆或者十年后破产的准备了。

没想到陆嘉珩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样，主动提出要来公司。

陆老爷子还是很好奇，这个突然之间出现让他孙子从一个天天醉生梦死就知道炒股和玩的纨绔小混蛋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的小姑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神奇人物。

远在中国南部的初栀打了三个喷嚏。

大年初二一过，初栀迫不及待地开始旁敲侧击问父母什么时候回家。

她一年也见不到爷爷奶奶几次，不敢当着他们的面表现得太急切，生怕伤到了老人家的心，可是她坐立不安的样子，每个人都看得出来。

初爷爷笑眯眯道：“我们小公主这是想家了。”

初奶奶笑眯眯道：“想什么家啊，小栀也是大姑娘啦，不一定想的是家还是哪个小男生呢。”

初父也笑眯眯的，十分傻白甜地深信不疑道：“不可能，妈，初栀说了，她没男朋友。”

“……”

初栀心虚地垂下头去，觉得十分对不起爸爸。

年初四，初栀和父母回了帝都。

小姑娘起了个大早，坐了一上午的飞机，下了飞机人依然生龙活虎的，一点都不累的样子，回家放下东西连衣服都没换，说要跟朋友出去玩，又跑出去了。

当天刚好周六，初栀噤噤地跑上楼，按陆嘉珩家门铃，等了好一会儿，也没等到里面的人开门。

初栀站在门口，翻出手机来，刚想给他打电话，里面门开了。

陆嘉珩站在门口，有点错愕地看着她。

他穿着浅色线衫和休闲裤，高挺的鼻梁上架着副眼镜，无框，一双桃花眼藏在镜片后面，敛了丝轻佻，多了一点矜贵。

然而初栀的注意力显然不在这里，看视频的时候就觉得他瘦了，此时这么一看真人，比视频里还要瘦。

初栀撇了撇嘴，想到他大年三十还在办公室里吃泡面，想到他之前说和父亲不太好，母亲也已经不在了，想到之前的那一巴掌和他复杂的家庭矛盾，初栀鼻尖又酸了，她快步往前走了两步，手臂张开环住他的腰，脑袋埋进他怀里。

怀里的小人紧紧地环着他的腰，陆嘉珩下意识将她抱住，垂眸，有点诧异：“什么时候回来的？”

初栀鼻子抵着他柔软的线衫蹭了蹭，闻着他身上熟悉的味道，答非所问：“陆嘉珩，我好想你。”

陆嘉珩喉结滚了滚，心底一片柔软。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便秘了没有？”初栀继续道。

陆嘉珩：“……”

初栀抬起头来，手臂还抱着他的腰不放，仰着个小下巴，神情严肃：“你跟我说实话。”

“……”

陆嘉珩面无表情地扣着她的后脑把她的小脑袋重新按进自己怀里：“过个年你怎么变这么皮了？”

初柩也不挣，顺势重新黏上来，像个小狗似的一直往他怀里钻，鼻子蹭啊蹭，他好笑，揉了揉她的脑袋：“你干什么呢？”

初柩继续蹭：“闻你的味道。”

陆嘉珩挑眉：“我什么味道？”

“就是陆嘉珩的味道。”

“陆嘉珩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就是陆嘉珩的味道呀，哎呀你怎么这么烦。”

两个人叠在一起站在门口，像两个二傻子一样乐此不疲地味道来味道去，陆嘉珩轻笑了声，半拖半抱着她把她弄进门，关上了房门。

初柩又抬起脑袋来，刚想说话，人定住了。

陆嘉珩身后，一个老人正背着手站在客厅里看着他们。

初柩僵住了。

老人穿着一身浅色唐装，料子看上去价格不菲，上面绣着精美别致的花纹，整个人看起来精神抖擞，身子骨十分硬朗，此时正没什么表情地看着她，眼神锐利，像X光一样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将她整个人扫了一遍。

初柩松了手，人想往后退，却仍旧被陆嘉珩抱得紧紧的。

她不敢出声，悄悄地戳了戳他硬邦邦的腹肌。

陆嘉珩终于有了点反应，缓慢地放开她，转过身来，平静地介绍：“我爷爷。”

他又转过头来，看向老人：“您孙媳妇儿。”

“……”

初柩想立刻转身开门，撒腿就跑。

她眼睛睁得大大的，紧张得浑身发僵，从头到脚都在抖。

陆嘉珩注意到，轻轻牵起她冰凉的手。

初柩吞了吞口水，弹簧被折了下去一般突然低低鞠了个躬：“爷爷好。”

“……”

陆嘉珩掰着她的肩膀把她掰起来，俯下身去，凑到她耳畔低声道：“别紧张。”

他声音轻柔沉缓，像是一颗石子，缓慢地沉入水底。

初栀悄悄调整了一下呼吸，紧张的情绪也慢慢平静下来。

她悄悄地看了一眼陆爷爷，老爷爷也正看着她，眼神有点诡异，有点高深莫测，有点一言难尽，有点欲言又止。

好半天，老人家才侧过头去，看向陆嘉珩：“成年了吗？”

初栀：“……”

陆嘉珩：“……”

初栀没有想到，她见到的陆嘉珩的第一个大家长，说的第一句话会是这个。

她刚成年没一个月，好像也没有错啦。

而且他亲她的时候，她好像确实还未成年。

再而且，她刚刚当着大家长的面抱着他黏糊了那么长时间。

初栀回忆了一下刚刚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有点崩溃，羞耻地红着耳朵垂下头去。

陆老爷子见状，以为真的被自己猜着了，神色复杂地看着自家孙子，没说话。

陆嘉珩被他那眼神瞧得嘴角一抽：“她成年了。”

陆老爷子好像松了口气，喃喃道：“成年了好啊，成年了就行……”

陆嘉珩：“……”

初栀没想到一回来就见了家长，还是爷爷这种重量级的。

她根本就什么准备都没做，直接被陆爷爷拉进书房里去了。

起初，陆嘉珩抿着唇抓着她，神情很严肃地看着老人家，一副坚决不同意的样子：“您要说什么在这儿说就行了。”

陆老爷子优哉道：“怎么着，怕我吓着你的小女朋友？”

陆嘉珩敷衍地勾了勾唇，没什么笑意：“是啊，脆弱易碎，需要小心呵护。”

初栀红着脸，安慰似的捏了捏他的食指指尖。

他皱眉。

初栀仰头，朝他眨眨眼。

他才不情不愿地松了手，后退一步，抱着手臂：“十分钟。”

初栀其实心里也没底，七上八下的，她感觉自己刚刚的行为那么轻浮，抱着人家孙子就不撒手了，陆爷爷对她的第一印象肯定是很差很差的。

小姑娘白着一张小脸儿，像是即将被宣告死刑似的，低垂着脑袋跟着老人进去了。

陆老爷子大哥做习惯了，浑身上下都带着一种上位者的威严，即使表情看上去十分佛系，却依然挡不住自身散发出的压迫感。

初栀心里仿佛有一千万个小人在抓她，她忐忑又不安地揪着手指头等着。

老人家也不说话，负手站在窗前看着她，“X光射线”来来回回地在她身上和脸上扫，就好像她是什么病毒的携带者一样，连空气和呼吸都有感染的可能性，需要一层一层一遍一遍地消毒以后才可以靠近或者跟她说话。

两个人就这么面对面地小眼瞪老眼瞪了十分钟，初栀从最开始的冷汗渗出来好几层，到后面，她已经开始神游了。

有点像小的时候和小朋友玩的那个游戏，一二三四我们都是木头人，谁都不许动。

她用脚尖蹭了蹭书房地面的地毯，又等了两分钟，终于忍不住了，咬嘴唇一脸大义凛然地抬起头来。

初栀视死如归地闭上了眼，皱巴着一张小脸，委屈巴巴的，声音听起来快要哭了：“爷爷，您给我个痛快吧！反正我是不会和陆嘉珩分手的！”

陆老爷子：“……”

最终陆爷爷一句话都没说，反而笑了。

老人闭了闭眼，有点无奈的样子，朝她摆了摆手，叹息一般：“去吧，小姑娘。”

直到陆老爷子人走了，初栀都没反应过来，不太明白自己被叫进去，然后对眼看了十分钟是什么意思。

她跟着陆嘉珩送走了陆爷爷，人一走，陆嘉珩反手啪地关上了门，抿着唇：“老爷子跟你说什么了？”

初栀本来想说，什么也没说的。

她仰起脑袋来，看着他微微向下垂着的嘴角，有些紧绷，看起来像是在紧张或者担心些什么。

初栀没说话。

她越安静，陆嘉珩反而越不安。

初栀咬了咬牙，深深吸了口气，试探性地道：“你要出国吗？”

陆嘉珩一滞。

初栀缓慢地继续道：“你要出国读研吗？要几年呀？好不好考的？你还读金融这方面的专业吗？”

从小到大，初栀几乎没有说过谎。

除了初父问到男朋友这种特殊情况外。

她有些心虚，有点愧疚，有种罪恶感，所以她耍了一点小聪明。

明知道陆嘉珩会误会是陆爷爷跟她说的，她就直接干脆问了他，企图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的罪恶感变得稍微少一点。

陆嘉珩垂眼看着她，眸色沉沉的，看不出是什么情绪。

半晌，他低声问道：“你想让我去吗？”

“你想去吗？”初栀反问。

“你想让我去吗？”他重复问道。

初栀愣了一下，想起刚刚在书房里，陆爷爷缓慢闭上的眼。

鹤发童颜的老人，看起来分明像一把出鞘的剑，锐利又坚不可摧，可是在那一瞬间，眉宇间却带着一种疲惫感。

那个时候他分明是有话想跟她说的，可是他想说什么呢？

她猜不出来。

初栀微微垂下眼睑，等了一会儿，才慢慢摇了摇头：“我不想的，我

想让你陪着我。”

她的声音软糯又清晰，带着她特有的那种柔软的温噉，种子似的一字一字轻轻落在他心底，然后抽芽，开出花朵来。

陆嘉珩目光微动，没说话。

初柅皱了皱眉，抬起眼来：“但是我已经成年了，是大人了，大人不能那么自私，也不能只顾着自己高兴。”

她鹿眼乌黑明亮，安安静静地看着他：“我想让你一直陪着我，可是我也想你能变成更好的人。”

仿佛沉寂了很多年的心脏再次跳动起来，从她开始，周身蔓延开的一切都变得鲜活了。

她的眼睛明亮又澄澈，真挚地看着他，舌尖卷起放平吐出的每一个字都轻轻落在他心上。

陆嘉珩低垂着眼看着她，突然抬手，将她扯进怀里。

他用鼻尖蹭了蹭她柔软的发顶，声音轻轻落下：“嗯，我也想成为更好的人，为了你。”

初柅脑袋又被他扣回怀里，声音显得有些闷：“那你就去嘛，要几年呀？”

“一两年吧。”

初柅啊了一声，小声道：“那也不是很久。”

陆嘉珩一顿，抬起头来，人往后撤了撤，长眼微眯，他原本眼型就略锋利，眯起来看人时总有种压迫感，此时戴着眼镜看，多了几分别的什么东西。

初柅想了好半天，那个词叫什么来着，鬼畜吗？

她站在那里默默地想着，就听他轻飘飘开口：“你还嫌时间短了？”

初柅仰起头来，表情看上去比刚刚说“希望你变得更好”的时候还要真诚：“你那么笨，期末考试都挂科，一两年学得到东西吗？”

“……”

陆嘉珩觉得他女朋友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解。

从小到大拿了无数个第一名也算是个小学霸的少爷觉得应该纠正她一下。

陆少爷挣扎道：“初初，我的成绩其实还可以的，期末考试也没有挂科。”

初栀嘴巴微张，茫然道：“你贿赂老师了吗？”

陆嘉珩：“……”

知道了陆嘉珩要走，两个人之后可能会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要异国恋了，初栀也就不拼命克制着维持自己的懂事女朋友形象了。

具体体现在，她给陆嘉珩发信息的次数和频率都变高了。

当然还是会岔开他忙的时候或者上班的时候，中午休息或者晚上她会经常主动找他。

陆嘉珩开心得差点要跳起来，每天心情都很好，上午的动力是等着女朋友中午的视频通话，下午的动力是晚上回家和女朋友视频通话，每天生活的动力是以后养女朋友。

上下楼的恋爱谈得已经像异地了，有时候还会来一场书房阳台上的秘密私会，有点像牛郎和织女踏的那个鹊桥，只不过是上下铺版的。

陆嘉珩倒是没再翻下来了，只是每次一个趴在上面往下看，一个抻着脖子往上瞧，伴随着外面连绵雪景隔空喊话，场面看起来应该还有点怪异。

再后来，初栀中午午休的时候会往他公司跑，晚上有时候也陪着他加班，甚至趁着夜深人静父母睡着了的时候偷偷跑上去几次。

两个人恋爱谈得像偷情，就这么偷了一个寒假，三月初，寒假结束开学了。

陆嘉珩实习的最后一天晚上，初栀去他的公司找他。

小姑娘最近三天两头往这边跑，人又讨喜嘴巴也甜，保安和前台也都已经认识她了，直接就让她上去了。

初栀轻车熟路蹦蹦哒哒地上了楼，摸到陆嘉珩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初栀还没来得及进去，站在门口手刚握上门把手，就听见里面有女人说话的声音。

“下班以后要一起吃个饭吗？”



初栀一顿，推门的动作硬生生地停住了。

她犹豫了一下，悄悄地从微开的门缝往里面瞧。

女人看起来和林瞳差不多高，依然是一套浅色的套装，包臀裙到膝盖上方一点，肉色丝袜。

脚上高跟鞋倒是换了一双，但也许是女生的直觉，初栀一眼就认出了，这女人是送咖啡的那个。

“咖啡小姐姐”声音也温柔，从头到尾都透出一种成熟女性的魅力，初栀从门缝里仿佛都能感觉到她四溢的雌性荷尔蒙。

初栀从那个角度看不见陆嘉珩的脸，只听见他淡淡道：“不了，晚上要早点回家。”

“整个部门都去呢，大家就等你了，你不去我没办法交代啊。”女人笑了，开玩笑似的试探道，“急着回家是家里有人在等？你妹妹吗？”

他顿了顿：“我没有妹妹。”

女人愣了愣：“那前几天经常会来找你的那个女孩子是？”

初栀贼兮兮地站在门口，只能看见女人的侧面，她往前探了探脑袋，想看见陆嘉珩的表情。

她肩上背着个单肩包，带子细细的，这么往前一倾身，包包也就跟着垂下去，在门缝处轻轻地荡了两下。

初栀压根没注意到，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里面，只听见陆嘉珩安静了好一会儿，才缓慢开口，声音里带上了一点笑意：“我老婆。”

初栀：“……”

女秘书：“……”

啪的一声轻响，初栀肩膀上的包包滑下去了，掉在柔软的地毯上，声音轻不可闻。

可是里面的人显然还是听见了，女秘书转过头来，看着门口处的那个女式包。

初栀早就已经缩回脑袋，耳根通红地躲在门口，揉了揉脸，又抓了抓耳朵，即使已经被发现了，她还是不太想进去。